



天子旋舞

燕公子◎作品



是爱人是敌人？是忠诚还是背叛？
天子手中握着的何止是皇权，更有不易交出的赤子之心。

①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太子秘舞

是敌人是敌人？是忠诚还

权！更有不易交出的赤子

太子手中握着的何止是皇

著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子旋舞/燕公子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80742-572-4

I. 天… II. 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36490号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编 330008

电话 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天子旋舞

作 者 燕公子

出版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吴山芳 方方

特约编辑 王洁琼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21千字

版 次 2009年6月第一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书 号 ISBN 978-7-80742-572-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87331056

旋舞篇

【壹】

天子出行，是在一个细雨纷飞的清晨。

李世唐自六扇门归来，乌云锁月，黑得他瞧不到自己疾行的影子。

成群的灰鸦聚集在宫城墙头，用爪子攀在倾斜的瓦墙上。

灰鸦是惯于聒噪的，然而在宫城内，却不能奢望它们会为你孤独的夜行伴奏，在这里孤寂无声，连鸦也缄默不语。

李世唐遥遥感到地面微微震动，车辇正行驶在白玉理石铺就的宫道之上。

他很快听出，那是旋舞的马。

它周身漆黑，正好隐于黑夜，适于夜行，然这黑沉古怪的牲畜却怪异地生就一头银雪般的鬃毛，即使在无月的夜晚，仍旧清冷得熠熠生辉。

它就像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沉稳地迈过宫墙内厚厚的经书史卷之道，不疾不徐地走来，黎明的始开与烈日的崩发，只在它步履之间。

那是旋舞最爱的马，雪跋——它被豢养入宫已近二十载，但旋舞从未骑过。

雪跋来到跟前，李世唐才注意到这车辇配备厚重，行在道上却静悄悄的，那车轮与马路上都裹着紧实的丝绵锦絮。旋舞常说，就连道路，都是有生命的。

他不忍铁蹄踏过。

李世唐轻笑，他知道旋舞不过是想在他的监视之下，悠悠然逃出深宫厚帷。

即使他从未成功过，因李世唐不会给他任何可乘之机，然而一次，两次，三四次，总有那么一次，这鹰眼如炬的男人也会疲惫，放任旋舞从眼前大摇大摆而过。

慵懒的旋舞，是猫，是狸，是草丛中奔跑的小动物。

都不是，他是一只沉睡了许多年的狮子，每个昼夜他享尽日月之光华，天之尊，地之贵。

他身上流淌着祖先最为放荡不羁的血液，他们在干涸而寸草不生的荒漠发迹，一路如蔓延之野草，江山万里，气吞山河。

李世唐的祖上，乃是前朝世宗贵族，然而不知末路将至的他们骄奢淫逸，他们轻焚的香烟，美妙的歌舞，将在关外百万猓族将士引入关内。

这腐朽的皇朝如枯木般崩然倾倒，被残酷的铁蹄践踏得粉末不存，只遗留无数年幼抑或衰老的孤魂，畏缩地活在新朝贵族的冷眼嘲弄下，沉浸在曾经歌舞升平的梦境中。

李氏子孙从此世代为奴。

年仅十七岁的李世唐在旋舞的登基大典上看到这位不满十岁的小天子，那时的他还保留着民族的传统装束，即便在登基这样庄重的大典上，他也一身轻便，上身穿着无袖的宽襟毛背心，细长的脖颈上刺着狰狞而张扬的野兽图案，手臂上累赘地垂挂着他的父辈们从后宫抢夺来的珠环宝翠。

下身却是绫罗绸缎的龙袍，被他粗暴地揉成一团，随意搭在腰间。

这皇袍上流淌着一个闺中女子的血泪，那是旋舞的母亲。

她是最后一个被前朝皇帝派往北猓和亲的女子，正是这个冒充公主的普通秀女，激起了猓族征服中原的野心，她纤纤玉指一路盘旋而下，将胭脂点过沧桑故土。



了？”

雪跋自然无法回答他，只是晃晃脑袋，亲昵地蹭上来，用雪白的银丝纠缠上李世唐将服前的红绦。

它眼中闪亮的笑意，竟与旋舞有九成相似。

李世唐有些抗拒，不自然地侧过身体，朝雪跋后背上一拍，后者又迟钝地向前行走。

李世唐却已经疾步如飞，脚不点地，在笔直的宫道上面如同一只展翅的鹰，他边跑边将背上的弓矢取下，拉满朝夜空射出一支长镞。

其声如啸，撕裂般惊醒沉睡夜空。

这箭镞乃六扇门专用，六名守城官各执一器，只在突发事件时使用，箭镞一响，即表示宫中有不可抗力的意外发生。

旋舞走了。

不知这在宫中是否算是一个意外。

早在数月之前，旋舞就向李世唐透露要出行的打算，并且他此行的目的乃是千里之遥的江淮之地。

李世唐望着因寒冷而蜷缩在绵床上的旋舞，心下不屑，笑道：“我怕皇上不习惯南方的气候。”

旋舞却笑笑，道：“李将军，您究竟是怕我出行，还是怕我一去不回？”

李世唐道：“当然不是，这万里河山都是天子的，您想要去哪里，做什么，只需吩咐在下则是，何须御驾亲临。”

旋舞哧哧地笑，道：“都是我一个人的？不对……李将军，您看错了。”

李世唐面露疑惑：“皇上的意思？”



“将军未免太轻视自己。你年少得志，手握重兵，这百万精骑任您调遣，您一声令下，江山都要晃三晃。而我想要出趟宫城，竟然都要借用将军的马车，还敢说天下是我一个人的？”

李世唐眉梢略动，他透过重重的纱帐望到旋舞，他已慵懒地从榻上起身，幽幽然的眸子望定他，充满质疑，但不是责怪。

李世唐没有回答，旋舞接着道：“李将军完全可以跟天子均分天下了。”

这时候李世唐抬起头来，轻轻一笑，道：“不。”

“不？”

“如果我可以，天下尽可纳入胸怀，光复祖宗，重兴汉室。”

李世唐说到这里，先自己倒抽一口冷气，但那旋舞竟然不惊不变，只是缓缓舒出一口气，笑了。

“李世唐，你还是说实话了。”

“是的，”李世唐道，“这是我的真实想法，也是吾父的重托，他为汉室天下南征北战，绝未曾想到有一天这天下竟落入猗人之手……”

“你真的很放肆。”旋舞一声轻喝，可他没有生气。他掀开纱帐走出来，轻轻抖起晨衣的领襟，阵阵暖意与酥香传来。

李世唐下意识朝纱帐中望去，隐约可见玉体横陈。

旋舞走到李世唐身边，却并不望他，他伸出左手，递给他一样手中握的东西。

一把象牙梳子，上面凌乱地缠绕着几团发丝。

旋舞抖开发髻，随意披散着，他的头发是暗褐色的，夹着缕缕金色的乱丝，仿佛染就。

旋舞一脸苦恼：“我这头发生来就乱糟糟的，动不动就缠卷成团，十分难以打理。我四处寻人帮我梳头，最后都不免把我弄疼了，真是一帮蠢材。”

李世唐撇起嘴，轻笑：“三千烦恼丝尚且难以梳理，何况这纵横的江河阡陌的道路——做天子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旋舞转过头来，面露不悦，问：“将军是说我不配做这个皇帝？”

李世唐扶旋舞在铜镜前坐下，将梳子熨帖地在他的发丝周围轻捋着，道：“皇上只是还未适应。”

“未适应？”旋舞不屑地笑，“我已经被关在这里二十多年了。”

“所以说您还没有适应。”李世唐将旋舞的头发在掌间揉揉，用梳子顺过：“您怎么会是被关在这里？”

“难道不是？”旋舞问，“天下还有哪堵墙会这么高，这么厚？只有牢——天牢——关押天子的牢狱。”

“我不明白。”李世唐叹息。

旋舞轻笑：“因为你从没有去过我的故乡。”

“您的家乡——据说那是一片荒漠戈壁，连荆棘都无法存活。”

“但我们是比荆棘更加顽强的民族。”

“皇上，您的荆棘已经被皇城里的高床软衾磨得滑溜溜了。”

旋舞急促地转过头来，有些愤怒地望一眼李世唐，却被他扯住自己的头发，不禁吃痛地叫唤一声。

李世唐连忙放开手来。

旋舞憎恨地望了他一眼，目光中是毫不掩饰的毒辣。

原来他的荆棘早已暗藏心中。



“皇上此行要做什么？去多久？”

李世唐如此这般问时，旋舞干脆脆地回答：“江淮之南，岭山之间。”

“为什么……为什么是那里？”

“南陵乃天下最富庶之地，那南陵国的王公贵侯个个沃野千里，财富多不可数，比我的国库更加充盈，却一连二十年未向朝廷进奉一分一毫，据说那南陵王在南方自立为帝，俨然天子气派，我若不及时出手，难道要等着他带着千军万马攻入宫城？”

“皇上要平定南陵？”李世唐非常吃惊。

“不。我只是想向这新皇帝讨要几个银钱，以充军费。”

李世唐苦笑不迭，直言不讳：“您真是心血来潮。”

“李将军应该觉得庆幸。”

“为什么？”

旋舞冷笑，道：“你比我幸运，早一步可以见到故人。”

李世唐一声惊叹：“皇上……”

“李将军难道不知道？这南陵王本是旧朝四分五裂之际，从京城逃窜的一支李氏宗族之后，算起来，那南陵王李映安，还是你的叔伯一辈呢。”

“属下并不认识他。”

旋舞笑：“到时候就会认识了。”

李世唐知道旋舞离开后，整个人慌了。

他确信自己失掉了重要的东西。

他与旋舞，就如一只手的手心手背，正负相反，势不两立。

也如一只手的手心手背，缺了哪一面，都是透骨的恐怖。

李世唐迅速召集六扇门的守官，严厉地训斥他们，这些年来他们肩负着宫墙内的安全，关注着旋舞的去向，今日竟然让这么一个大活人丢了。

六名守官统统一言不发，好像早就商量好的。

李世唐更加生气，在静寂的黑夜他的愤怒宛如一团喷薄的火，即将引燃这片寂寥的天空。

“说！旋舞究竟去哪里了？”性急之下他竟然直唤帝王的名讳。

守官们相互望了两眼，低下头来，回道：“皇上说过，绝不能告诉李将军……皇上还说……”

“他说什么？”

守官沉吟许久，都没有敢开口，直逼得李世唐扬起手中马鞭抽打在他脸上，他才一脸惊惶地跪下，夹着哭腔道：“皇上要李将军回答，这天下究竟是他的，还是您的。”

李世唐一时愣了，他眨了几下眼睛，眼前有幻彩般的流光走过。

“他竟会对你们说这个……”

李世唐大骂一声：“荒唐！”

“皇上说，什么时候您想通了这个问题，就跟他一起，朝南走。”

“往南？为什么要朝南走？”

“属下们不知。”

李世唐愤怒地抬起腿，又重重地跺在地上。

旋舞，你真的要与我兵戎相见？

李世唐策马狂奔在京都正南的道路上，尘土飞扬间，他一张白皙俊秀的脸庞气得泛起紫色。



一路上，他在官道旁边的树木上不时看到旋舞留下的红绸记号，在轻风中招摇荡漾，仿佛在嘲笑他的迟缓与无力。

这一次，他竟然整整落下一拍。

以往他与旋舞，追、攻、夹、击——他从没有放过他。

然而这次却眼睁睁看着他在对峙中开溜，只余自己在空荡荡的擂台上，像个万人嘲弄的小丑。

李世唐愤怒地将怀中的红绸攥紧，真像旋舞那颗蓬勃跳动的心脏。

下一次见面时，我一定要——

撕裂你的心。

披星戴月，日以继夜地狂奔半个多月，再怎样的铁马精骑，也疲惫得倒地毙命。

李世唐从马背上跌落下来，在地上连翻几个滚，灰头土脸地站起身来，他背上的箭矢已经在路上全用来射猎野物充饥，而他怀中的锦绸多得扎起来足以连接这里直到京城。

李世唐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

旋舞却依然没有踪影。

从两百里以外，就再没有红绸的指引，也许是旋舞也已弹尽粮绝，也许是他厌倦了这套无聊的游戏。

李世唐四下望去，除了路还是路，他真不知该去何方。

出城的时候他曾令六扇门守官各带三千精骑在后尾随，然而这一路谁能跟上他追风的速度，谁能明白他急切的心情。

他们早被远远甩在后面。

“你是李将军吗？”一个童稚的声音传入耳中。

李世唐朝身后望去，只见路边低洼的水稻田里面，钻出一个满身泥泞的小孩子，胖嘟嘟的小手里还抓着一把稻秧。

“你是李将军吗？”

李世唐一愣，很快明白过来，问小孩：“谁让你找我？”

小孩把手朝胸口的灰布上揉揉，重重地松口气，道：“总算把你盼来了！这两天我听到马蹄声就得奔过来瞧瞧，可把我累坏了！”

李世唐笑笑：“他两天前就在这里？”

“你是指那个人？”

“哪个人？”

“那个——”小孩露出奇怪的表情，琢磨半天缓缓道：“模样有点怪怪的人。”

李世唐不禁笑了，走过去刮刮小孩的脸庞，说：“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小孩咦一声，道：“奇怪！他说，你也是他要找的人！”

李世唐说：“正好，正好。”

小孩还是面露不解：“那个人怎么会——长成那个样子？”

李世唐挑起眉，问：“不好看吗？”

小孩头摇得拨浪鼓般，回道：“也不是，就是怪！”

李世唐哈哈大笑。

北猗人常年居于北漠，相貌与中原人大不相同，何况旋舞又是汉人与北猗人的混血，在血缘混杂的京师自然显不出来，但一到偏远之地，旋舞与众不同的模样，肯定是值得乡里众邻评论一番的。



旋舞相貌出众，他不是漂亮，而是非凡、惊耸、天人之姿。他浑身上下，充满着不可归属的特质，不可抗拒的能量，不可捕捉的野性。

当你觉得自己可以抓住这股狂暴的旋风时，你只是被卷进风暴的中心。

这个人无论站在哪里，都会是阳光下最耀眼的一个光点。

不，他本身就是光和热。

李世唐在一群农人的包围中看到了旋舞。

他身着最朴素的短衫，赤裸着光洁的手臂和大腿，他的皮肤有着神奇的折射力，使阳光充满活力，跳跃在他的身体上，有如凡尘之外的精灵，扇动着晶莹剔透的翅膀，停落在他的颈、腰、背、臀，甚至是泥泞的腿上。

旋舞在旁人的指点下，手忙脚乱地将手中的稻苗横竖乱插一气，狼狈地用湿答答的短衫擦拭脸上的汗珠，他仰起脸，无奈地望一眼毒辣辣的太阳。

透过那光线，朦胧有个光影站在那里。

光圈仿佛把他包围了，光圈也仿佛把他牵扯其中。

一时间曾经相隔千里的两人，透过一种神奇的力量，将目光紧紧吸附在一起。

旋舞先是笑起来，他的笑让脸上滚滚的汗珠滑落。

李世唐咧开干涸的嘴，他的笑让数十日来的疲惫与怨恨蒸发。

李世唐毫不客气地踩过他人辛苦插种的稻秧，拖着一串水声，走到旋舞身边，啪地一掌击掉他手中还未及插的稻秧。

怒喝一声：“哪里还像一个天子的样子！”

田间原本正是一派热闹景象，被李世唐石破天惊的一击，农人们脸上都是僵滞疑惑的神色。

李世唐的愤怒来得快，去得也快，他只是在见到旋舞的一瞬间，连日来的忧虑终至尘埃落定，数十年的牵挂终于可以连绵不被打断。

旋舞被打，手臂火辣辣地痛，但他不怒反笑，随意将手中的泥巴甩了李世唐一脸，笑道：“民以食为天！我不过是天子，这食，是不是也该比我这天子身份更高上一轮？”

“你在胡说什么！”

旋舞有点头晕目眩，李世唐的脸在眼前幻化出一个重影，又一个重影，千千万万张忧虑重重的脸，无数双闪烁的眼。

突然旋舞脚底一个打滑，即将跌进稻田里面，李世唐眼明手快，即刻把他搂过来。

谁想他竟然是故意恶作剧，在李世唐忙着搀扶他的时候，脚底使坏，绊倒他的后腿，两人齐齐跌倒在泥洼洼的稻田里面。

李世唐愕然，傻兮兮地坐在田里，他华贵的帽翎，尊贵的将服，经过连日颠簸的折磨，以及这突如其来的劫难，很难再看出名家的出身。

旋舞咯咯直笑，搂着李世唐的脖子前仰后合，毛茸茸的头发扎得李世唐赤裸的胸膛一阵阵骚动。

旁边的孩子们看到两人打闹得有趣，嘻嘻欢笑着，也围拢上来，有的抱着李世唐的脖子，有的压着他的胳膊，嬉闹起来。

李世唐气不打一处来，又使不出力气来把这些小恶魔赶跑，只能任由被他们牵胳膊拽腿，狼狈得像只被拆得七零八落的风筝。

他正是无可奈何间，目光扫视处，却见旋舞早已经从人堆里爬出来，站到不远处，满脸笑意，手中还摇摆着一把秧苗。



真可恶。

能够把一把秧苗摇曳得那么优雅，如同拂柳，也只有他。

能够将李世唐坚如磐石的心敲击出一个裂口的，亦只有他。

李世唐又被捉弄一番，心下既气又恼，连围绕在他身边的孩童都能嗅到他身上危险勿近的气味，一个个麻溜溜地从他身上跳下去，各自回到父母身边。

李世唐从泥洼地里爬起来，双拳紧握，浑身有种蓄势待发的张力。

众人皆以为他要发火，可李世唐额前短发微动，仿佛微风掠过，将他满腔愤怒化解。

在与旋舞的对峙中，不知道有多少次，他面对着即将出现的危机，无可奈何的狂躁，但他要忍，他绝不能比旋舞更先泄露心底的秘密。

旋舞看李世唐一声不吭，心下有些讶然。他满脸的疲惫之色，都难掩眉宇间英武与霸气。

这是个危险的敌人。

李世唐对旋舞深深鞠上一躬，用轻得只有他听得到的声音道：“微臣来迟，让圣上受惊了。”

“你来得很迟，”旋舞嘻然一笑，“李将军的宝马‘百日踪’号称‘千里神驹’，这几天难道闹起肚子来，怎么跑不快了？”

李世唐淡淡叹口气：“怪不得皇上逃得这样快，原来是将百日……”

“逃？”旋舞敛起眉来，“堂堂天子，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你竟然说我是逃出来的？”

李世唐哼一声：“皇上要南巡，何必偷偷摸摸。”

“我是要给李将军一个惊喜呀。”

“微臣的确既惊又喜。”

李世唐轻蔑地望一眼旋舞身上肮脏的衣袖，道：“皇上贵为天子，怎能跟这些凡俗农夫同浸在这坑洼肮脏之地？”

旋舞将手中秧苗甩上肩膀，皱起眉头怪笑：“那是因为将军救驾的速度实在太慢！我在村上滞留数日，盘缠早就散尽，若是不劳动，怕是要被村人割肉来偿债！”

李世唐无奈地摇摇头：“皇上您实在太顽皮！”

农地边上突然传来悦耳的鸣号之声，闻声的农人都放下手中农活，三五并作一群，挨着肩，打着哄，朝那边走去。

刚刚帮李世唐领路的娃娃也蹦蹦跳跳地走过来，挽起旋舞的手臂，亲昵地拉着他，喊道：“旋舞哥哥！开饭喽哦，听说村里的庄大哥从山上捕了一只山猪回来，要是晚了可就被人分光了！”

旋舞也笑着，任由孩子拉着自己的胳膊向前跑，一路泥水四处飞溅。

李世唐正要阻止，旋舞却回眸一笑，道一声：“你不来么？”

那笑，撒娇的痴，讨饶的俏。

位于不知名山脚下的这个小山村，在黄昏时刻，家家户户炊烟渺渺，香气腾腾。

极朴素的菜色，极朴实的人家，就连这儿的溪水，都是纯纯的、醇醇的甜意。

旋舞选择了一个极别致的地方来停留，即便闲暇，也是闲情怡趣。

然而这种平衡，却因李世唐的出现被打破。

这些乡间的农人，生活清贫而闲淡，却竟然拥有与旋舞一般的帝王式的慵懒。